

時代 農民 命運

三部曲之二

王煥庆 著

梗塞

作家出版社

時代
農民
命運

三部曲之二

梗塞

王煥庆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梗塞/王焕庆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6

(时代·农民·命运三部曲)

ISBN 978 - 7 - 5063 - 6311 - 2

I. ①梗…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754 号

梗 塞

作 者: 王焕庆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20 千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311 - 2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农民真正实现与时俱进，需跨过贫穷、狭隘两道鸿沟。若只注重脱贫，忽略挣脱精神枷锁的禁锢，即使富了也是一场空欢喜。

——作者

裙腰里，凸凸凹凹的身材煞是好看。她脸上带着关切、焦急，似乎想要说什么却又难以开口，愣愣地站立在原地注视着他。这神情令他怦然心动。但是他只看了灵子一眼便默默垂下了头。老半天他们谁都没开口。后来，随着一缕幽香飘过，灵子急匆匆地消逝在了巷子尽头，仿佛把他的魂儿也给带走了。

从前他挨灵子的那个耳光至今还隐隐作痛呢。其实灵子是上了黄天佑的当，以为继业真的变了心，背叛了千里之外苦等了九年的她。可继业绝非那种薄情之人，他何曾忘记过自己所发的誓言？何曾忘记过荒碱滩小树林里那堆温馨的干稻草和以身相许的灵子？

往事不堪回首，但却偏偏总是浮现在继业的眼前。时至今日，倘若灵子生活得幸福美满或许还好些，事实上灵子除了有钱，别的可是什么都没有。继业始终有一种预感，觉得今生今世与灵子的缘分难以了断，迟早会有个结果的。“是我把她毁了！唉……”他私下里经常这样叹息，就像此刻，即便开车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仍免不了自责与懊悔。继业心猿意马地把着方向盘，车开得自然不快，后面那催促的喇叭声也没能入耳。

眼下是一九九八年的初冬，曾经骚动一时的魏家庄表面上不那么喧嚣了，一切似乎正归于平静。这时候村里个别人虽已富得流油，可大多数农户日子仍旧紧紧巴巴，钱是越来越不好挣了，种地只能糊弄个嘴顶嘴，红火过一阵子的乡镇企业大部分也先后关了门，对魏继业这样的普通村民来讲还能勉强维持的营生差不多仅剩了养车跑运输。如此一来进出村子的公路几乎就成了大伙唯一的财路。但由于车多路窄，庄稼人开车互不相让，致使常有车辆翻下沟去，谁料想今日继业的车一翻竟翻出了一连串起伏曲折的故事来。

后面是金钟河构件公司的车，高大的斯泰尔拖着十几米长的大拍儿跑起来威风八面，但是路不好走况且眼看就要到家了，实在没必要强行超越。黄恩禄认识继业这辆旧里亚兹，在继业往左边打轮躲闪坑洼的当口，他命令司机突然加大了油门，用车拍儿的尾部抹着继业里

亚兹的保险杠骄横地冲到了前面。

继业没想到旁边会冷不防欺过来一辆车，立即慌了手脚，下意识地把轮只多打了一点点儿，就觉着眼前的景物突然间一颠倒，没容他做出任何反应，“轰隆”一声车便翻下了路旁的干沟。

2

黄恩禄脸上掠过一丝奸笑。他让司机停下车，跳出驾驶室朝沟边走来。

跟在最后的一辆红色大发此时也刹了车，司机二虎探出头向沟里张望，发现继业还活着，而且从车楼子里钻了出来，便缩回脑袋，一踩油门蔫溜儿离开了这是非之地。二虎比继业小一辈儿，都是老魏家人，黄恩禄把继业挤下沟的情景他看了个满眼。他心里为继业鸣不平，但明面上不敢得罪黄恩禄。

幸亏继业没伤到筋骨。他朝二虎离去的大发瞥一眼，爬上了路基。他脱下褂子，用它擦着脸上的血，扭脸看见自己那辆车的玻璃碎了，驾驶室瘪了，大梁也弯了……心情一下子坏到了极点，一扭脸把愤怒的目光转向了黄恩禄。黄恩禄是黄天佑的侄子，刚才强行超车显然是故意制造事端。

继业虽火冒三丈，但是说话却比较克制：“眼看就到家了，用得着玩命挤吗？”他至今还埋藏着与灵子和好的愿望，宁肯吃亏也不打算加深两家的仇恨。黄恩禄的话让人实在难以接受：“你故意挡在前面斗气是不是？再说，各走各的路，你自己硬要往沟里开，想讹人？”继业两眼一眯缝，甩手把褂子往肩上一搭跨了过来。

继业身材魁梧，高鼻梁，大嘴叉子，棱角分明的下巴上满是连鬓胡茬子，看上去青凌凌的。平日里他就是一副虎虎生威的模样，此刻满脸愤怒还带着血迹，那架势更吓人了。论打架，在金钟河一带的后生中继业曾很有点儿名气。父亲魏发财是个尽人皆知的吝啬鬼，他小

时候虽然也看不起自己的父亲，但只要有人管父亲喊老钱包或说句奚落的话，他就和人家拼命。

继业有个外号叫死签儿，拿刀子往自己腿上捅都不挂相。有一回黄草垛的六七个混混儿聚在河堤树荫下喝酒，他和灵子骑自行车刚好从河堤上经过，那几个混混儿见灵子长得漂亮，而且只继业一个人跟着，便醉醺醺地截住了他们，将灵子围在中间推推搡搡进行调戏。继业一句话也不说，把自行车一扔，冲上前照着那个领头的鼻梁子就是一拳。其他几个混混儿立即撤下灵子，“呼啦”把继业围在中间，纷纷拔出了军刺或三角刮刀。继业毫不畏惧，瞅冷子把其中一个人的刮刀夺在手中，并卖个破绽闪出了包围圈。混混儿们看出他不是等闲之辈，谁也不敢贸然进攻。双方僵持了足有十分钟。继业冷笑一声，单脚蹬树干，一扬手将刮刀插在了自己的大腿上，虚缝着眼睛说：“不认识？本人号称死签儿，你们各村去访访！”混混儿们赶紧作揖赔不是。继业拔出刮刀插在树干上，不理睬血流如注的伤口，扶起自行车说：“都给我记住，往后谁敢欺负她，我就废了谁！”说完对灵子打个手势，二人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此不论在哪个村一提死签儿，混混儿们没有不服的。如今他已经十多年不和人闹事了，但那不怒自威的气势仍然让欲在他面前占上风的人怯步。

4

黄恩禄个子也不矮，鹰鼻鹞眼的长相，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惹的主儿。但他西服革履大背头，端着老板的架子，分明不是打架的料。然而面对向自己逼近的继业，他却毫不含糊，保持着挑战者的神态。

继业只走出两步又突然收住了脚。和十几年前不同，如今继业毕竟是个有知识的人，也过了耍胳膊根儿的年龄，况且对方是灵子的当家子哥哥。他抬起手臂朝前一挥说：“算了，你走吧！”

黄恩禄反倒不依不饶，吹吹烟灰仰起脸说：“别来这一套，好像你姓魏的宽宏大量。我走不走还用得着你批准？”继业太阳穴上的血管一个劲儿地跳，但他没和黄恩禄搭腔，想抽烟掏出的却是个空盒，捏成团扔了，把视线移向了自己那躺在沟里的车。

悲哀，感到活得比从前更憋屈了。此刻他佝偻着腰，只能用一张木然的老脸面对眼前这荒凉的世界。

初冬的西北风挺沉，嘶吼着碾过大草甸子时将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压弯了腰。这风也挺怪，把散乱的芦花、苇叶肆意掠上天空，不往别处刮却径直朝这高高的大土岗子扑过来。岗子里边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坟丘，尽管被掩映在半人深的荒草里，然而仔细打量仍让人感到排列得是那般井然有序。惨白的芦花和枯黄的苇叶一越过高岗便找到了归宿，打着疯旋儿在坟丘与坟丘之间游荡，给偌大一片墓地平添了几分庄严、几分肃穆、几分萧瑟和凄迷。

这是魏氏家族祖先的阴宅，眼前这道城墙般充当屏障的土岗子，无疑就是老魏家祖祖辈辈敬仰过的大神岗了。魏发财呆立在大神岗下，久久凝视着长眠于地下的列祖列宗，心里比狂风蹂躏着的大草甸子还恹惶。由于黄大巴掌穷追不舍，老娘亲在那被迫逃亡的年月死于山西，如今该迁回祖坟跟爹并骨了。自己年事已高，身上的病又一天比一天重，再耽搁下去迁坟的事没准儿就来不及了。今生今世没能把家业兴旺起来，已经对不住先人了，万一去不掉这块心病，死后到哪儿去寻找娘那千里之外的孤魂？没有亲人相伴，没有这大神岗遮挡风寒，她老人家在阴间还得遭多少罪呀！仰望着大神岗，魏发财又想起了那首早年间曾经家喻户晓的民谣：

大神岗、大神岗，岗子外面有祸殃。

左右乡邻难关照，只保佑俺魏家庄。

魏家庄位于金钟河下游南岸，因土地碱性大，收成不好，与周围的村落相距较远，从古至今一直处在芦苇、黄蒿、蒿草的包围之中，显得偏僻而荒凉。它东面是紧靠海边的几个渔村，西面与黄草垛相接，向南数十里有个国营农牧场，往北过了金钟河属于邻县管辖的地界。全村一万多口人八成以上都姓魏，剩下是姓黄的，仅占一成，其

他人？

尽管数日之内又有三人五马相继死于非命，可铸造金银祭坛用的东西仍未凑齐。别说现成的硬货，连女人的头钗、耳环等饰物也被她们悄悄坚壁起来了。老族长无奈，只好决定改修土岗。一想起当初跑马占荒，黄草垛人把魏家祖先拖死于马下的情景，老族长便耿耿于怀，暗忖：巨蟒你爱祸害谁就去祸害谁，俺只替俺老魏家人着想！于是老族长撅着胡子，拎起铁锨便朝大草甸子的方向走去。人们看见了，男女老少蜂拥而上，挖的挖、抬的抬，远远看去如蚂蚁搬家似的紧张有序，天黑前一座巍峨的大土岗已堆筑而成了。那救命的咒符按道长吩咐被淋上狗血埋在了岗下。据说，夜深人静时，不少人曾亲眼见到那残暴的巨蟒在岗前踌躇不决，每一靠近立即被刺眼的金光阻止，最后不得不绕开魏家庄朝黄草垛的方向远遁了。

不久，黄草垛那边儿果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魏氏家族的人们闻听一次便不约而同地跑到大神岗下祭拜一番。这咒符是老魏家人的命根子呀，既不能怠慢更不可将机密泄露。可是，如此毫无顾忌地祭奠一道大土岗子难免引起猜疑，倘若黄家人得知，定招来一场干戈，说不定会把神符抢了去。为了保护这道生命的屏障，老族长做出了惊人壮举，绝食七天终于凛然死去，遵遗嘱后辈们把他埋在了岗下。从此族人们便可以随时祭拜，一切都天衣无缝了。

可时间一长，魏氏家族的人心中又生出了新的不安，也说不清这不安究竟是因老族长的死，还是来自黄草垛那边频频增加的冤魂。站在庄台上向东望去，前面是一片荒碱滩，再往远处看就是那片开阔的大草甸子。以往神不守舍时人们都习惯朝大草甸子里眺望，望得越远似乎心里越豁亮。可从此一道高高的大土岗子横在眼前，挡住了大家的视线。

动。再说，就是到了医院八成也治不好，估计肚子里是长了东西。他心里有数，老二日子紧巴，只有老大可能有点儿存项。可大儿媳妇不是个善茬儿，为那修路集资的几百块钱阴阳怪气儿数闲话，噎得他午饭都没吃就躲出来了。这会儿风虽歇了，大神岗下又蔓延起了阴森森的寒气，对魏发财来讲这阴冷的侵袭比狂风还难以抵御。“唉，俺这一辈子！”他搓搓干硬的手掌，背起捡毛篮的破筐，脚步蹒跚离开了大神岗。

魏发财今天的财运不佳，从大神岗回村后转了四五条街背筐里仍轻飘飘的，只捡到几个空易拉罐、可乐瓶子。魏发财个子不高，背有点儿驼，打年轻时就一脸愁苦的皱纹，五官也因扭曲得久了难以复位，惟独那双不大的眼睛极其执著、锐利。他一辈子只舍得出汗，舍不得花钱，如今干不了重活儿了，惟有背着破筐在街巷里捡毛篮，终日像个哑巴不言不语，倘若谁从身边走过打个招呼，他顶多仰起脸看看对方，那神情像笑也像哭。

魏发财正在街上撒摸，一辆大发冷不丁停到了跟前。司机二虎摇下玻璃说：“发财二爷，我正要去家里给您老送信儿呢。”魏发财呆呆地注视着二虎。二虎说：“继业伯的车翻了！”魏发财愣了半天方醒过闷儿来，惊问：“啊？翻车啦！在哪儿？他人咋样？”二虎回答：“快进村时，翻到路边的沟里了。人倒是没受重伤，可那辆车……够戗，弄不好得报废。”魏发财纵起满脸的皱纹，一手用捡毛篮的铁钩子戳着地，一手拍着大腿数落道：“这个愣头青啊！怎么睁着眼往沟里开？完啦完啦，这回看他怎么还那一屁股账！”二虎气愤地说：“是黄恩禄挤翻的！我看得清清楚楚！”魏发财立马瞪起了眼珠子，咬着后槽牙破口大骂：“嗨，他个小王八羔子也欺负咱老魏家人！他在哪儿？俺找他去！”二虎朝进出村子的南北大道一指说：“我开车回来的时候他还在路上呢。他把继业伯挤到了沟里，看样子还不依不饶，要和继业伯打架呢。”魏发财清楚，车一报废，儿子往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三年五载缓不上来。尤其糟糕的是，车是被黄恩禄挤翻的，如今黄家

势大，魏家即使满占理，官司也甭想打赢。魏发财气得直哆嗦，扔下一句：“今儿个跟他没完！”拎起铁钩子就走。

黄恩禄此时已经进了村，但他没回公司，而是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向了汽车修理厂。黄恩禄从不坐大车，今天公司的奔驰被刮掉了一块漆，他才不得不搭乘送板儿的车去收账。车开到汽修厂门前停住，黄恩禄跳下来对司机挥挥手，打发走了司机，他朝停在院子里的那辆奔驰走去。他今晚得去市里接人，而且是接一位不同寻常的女士。

汽修厂老板魏眼子小跑着来到黄恩禄跟前，黄恩禄仰着脸问：“喷好了？”黄恩禄习惯仰着脸说话，尤其在比他矮半头的眼子面前，更显得居高临下。眼子递上车钥匙，讪笑道：“放心，我亲自动手喷的。”黄恩禄接过钥匙说：“好，我正有急用，那就先开走了。”眼子讨好道：“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派人送过去不就得得了？”黄恩禄故作谦虚说：“那样，我怎担当得起呀。”紧接着又客气道，“活儿这么忙，我一来就是急茬儿的，给你添麻烦了。多谢多谢！”眼子挤咕着那肉逢似的小眼睛，逗趣道：“能给黄总修车，相当于为克林顿效劳，是我这小厂的荣耀啊！”黄恩禄微微一笑钻进车里，刚要启动，忽然又打开车门说：“死签儿那辆破车翻了，他一会儿肯定来找你，不要理他。听好，这可是老爷子的意思，知道吗？”眼子弯着腰道：“有黄总这句话，别说让我帮他修理，就是连吊车我也不借给他！”说完替黄恩禄关上了车门。

5

黄恩禄开车出了汽修厂，刚到村口就被等在那里的魏发财截住了。魏发财把背筐扔在地上，锅着腰往公路中间一站，黄恩禄不得不停车。魏发财扬起手中的铁钩子，咬着后槽牙大喊：“下来！”他一激动就哆嗦，说话就咬后槽牙。黄恩禄从轿车里钻出来，大模大样地站到魏发财跟前，仰着脸冷笑道：“耶嚯，天还没黑，就冒出个劫道儿

的来!”魏发财喷着唾沫星子大骂:“老子劫的就是你!好个小王八羔子,敢把俺家的车往沟里挤!说,你打算怎么个赔法?”黄恩禄挑挑眼眉,阴阳怪气地说:“这年头儿,凡是没能耐挣钱的,都有点儿讹人的本事。各走各的道儿,谁挤着谁了?你儿子就在前边,不信你过去问问,是他自己成心往沟里开的。”魏发财用铁钩子指着黄恩禄的鼻子:“放你娘的狗屁!今儿个你不老老实实认错,该怎么赔怎么赔,俺跟你个王八羔子没完!”黄恩禄急着去接人,恨不得马上脱身,灵机一动说:“老钱包,你是不是看我年轻好欺负?如果我大伯在场,你还敢这么嚣张?”此刻不提黄天佑还好,一提此人魏发财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愤愤地说:“俺怕他?这笔账还就得找他去算!”黄恩禄向下斜视着魏发财说:“那你就去吧,别光咬后槽牙了,指着说大话压不住寒气!”魏发财大吼一声:“走!跟俺找他去!”蹿上前欲揪黄恩禄的脖领子,没够着只抓住了他的衣襟,捡毛篮的大手把那名牌西服抓得不成样子。

黄恩禄极为恼火,琢磨着不动硬的很难脱身。天快黑了,他前后瞥一眼,发现暂时没有过往的车辆,脸上露出了狰狞之色,突然抓住魏发财的两个手腕子用力一带,把个六十多岁的驼背老人拖得失去了重心,然后顺势一搯,又狠狠地踹一脚,魏发财便像一捆枯草滚下了路基。黄恩禄掸了掸西服,见魏发财正吃力地往上爬,料想一旦爬上来必然会和自己拼命,忙钻进轿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黄恩禄开着车心想:老钱包不会罢休,从沟里爬上来肯定得去黄家闹事,便拿出手机与黄天佑通了电话,添油加醋地说:“大伯,今天在回村的路上,死签儿成心挡道儿,趁咱超车的机会制造交通事故,自己把车开进沟里翻了。”黄天佑问:“出人命了?”黄恩禄:“没有。那小子的确有两下子,脑袋上只擦破了一点儿皮儿。”黄天佑没表态。黄恩禄又说:“我去汽修厂特意嘱咐了眼子,就让他那辆破车在沟里多躺些日子吧!”

说话间刚好又路过继业翻车的地方,黄恩禄见继业还在面对翻在

沟里的车发呆，心中窃喜，一踩油门“嗖”地蹿了过去。他继续向黄天佑汇报：“还有，刚才老钱包也被我掙到公路下边去了。”黄天佑叮嘱道：“往后别这么干了，不疼不痒的。我是区政协委员，跟个捡毛篮的一般见识，有损我的名声。”黄恩禄解释说：“他要砸咱的奔驰，不把他推开哪行？您不知道，老钱包比从前更嚣张了，骂骂咧咧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还口口声声要去找您老算总账呢。”黄恩禄很想挑起事端，让大伯把心思用在跟老钱包没完没了的争斗上。

金钟河构件公司成了全区的利税大户，黄家爷儿俩也不像当初创业时那样一条心了，争夺财产也就自然而然地摆上了黄恩禄的议事日程。黄恩禄早就打定主意：大伯没有儿子，只有灵子一个养女，我黄恩禄也是金钟河构件公司的创业者之一，将来必须如数占有这笔家产。大伯眼下以胜者自居，对老钱包采取宽容的态度，一闲下来就挑我的毛病，这对我极为不利。

听完了侄子的汇报，黄天佑只说了句：“这个不知死的老钱包！”便挂断了电话。黄恩禄拐上大道，朝市内的方向疾驶。

魏发财七窍生烟，恨不得用铁钩子敲碎黄恩禄的脑壳。他顾不上腰疼，哆里哆嗦从沟里爬上来，发现黄恩禄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魏发财像一只蒙了头的老狼在原地转磨磨儿，自言自语骂了句脏话，道：“这是骑脖子拉屎啊！冤有头，债有主，俺、俺找黄大巴掌算账去！”说完背起破筐直奔黄家小楼。

黄恩禄的轿车呼啸着开了过去。继业没理会，因为他没见到刚刚发生在村口的那一幕。他再次下沟，从驾驶室里翻出了营运证、行车执照等证件。刚缴完养路费，贴了花，还没挣钱车就翻了，他心里的懊恼可想而知。他爬上路基，一边没精打采地往村里走一边琢磨：必须尽快雇吊车拖上来修理，要不然损失就更大了。他没回家，哪知道此时爸爸正去和黄天佑拼命，更想不到今晚家中会有灾难降临。他没理会血流不止的伤口，径直来到汽车修理厂。他心想，眼子曾经是自己的铁哥们儿，虽然这些年少有来往，但今天遇到了难处，凭以往的

交情不至于袖手旁观。

继业来到汽修厂，一提借吊车，眼子就嘬着牙花说：“这件事可让我为了难了，真不凑巧，吊车坏了。最近活儿太忙也没顾上修……没办法，你再去别的修理厂借吧。”这位当年的铁哥们儿很会来事儿，见继业站在那里两眼发直，赶紧打了盆温水让他清洗脸上的血迹。

继业洗着脸，眼子又让媳妇放下手里的活儿，拿出跌打损伤药和绷带为继业敷药、包扎。眼子媳妇见继业头上除了几处轻微的划伤，还有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劝他去卫生所打一针破伤风。继业连连摆手，说你替我好歹包上点儿，止住血就行。眼子主动给继业出主意，说流芳桥村的迅达汽修厂最近新买了吊车，让继业先回家歇会儿，吃完了饭到流芳桥找一个叫刘长水的人去借。

流芳桥是冬梅的娘家，那个叫刘长水的人继业见过，和冬梅娘家是老街坊，他本人和冬梅的关系好像还挺不错，当初买这辆二手车冬梅就是托他帮忙从邻县联系的卖主，买车的大部分钱也是从他手里借的。继业洗了脸，一边说着客套话一边出了厂院的大门。

这时候天就蒙蒙黑了，他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哪还顾得上回家吃饭？匆忙中租了辆大发直接去了四十里外的流芳桥。

6

就在继业去找眼子借吊车的时候，继家开着小四轮回到了家。他把小四轮开进院子停住，拿起给爸爸买的狗皮裤进了堂屋。儿子亮亮扑上来掏他的衣兜，从深深的口袋里只翻到了一小块巧克力，极不满足地瞪着皮裤问：“给谁买的新衣裳？”似乎找到了只给他带回了一块糖的原因。“给你爷爷买的，别抢！”他把东西举得高了些。人老腿先老，他早就惦记着给爸爸买条皮裤穿，为尽这份孝心多少回尽管饥肠辘辘，中午饭都舍不得吃。儿子正不依不饶，媳妇秀荣闻声从西屋走了出来。继家看一眼媳妇拉长的脸，明明没做亏理的事心里也发虚。

秀荣厉害，自打生完二胎，给魏家立下了传宗接代的功劳，更像别人欠了她八百吊钱似的整天没个好脸子。其实她这副模样不光是因为脾气秉性一贯拔尖抢上，两口子之间的事他们自己最清楚，四十出头的继家在那件事上已不能使秀荣满足，分明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前些年恰恰相反，那时候秀荣对那件事别提多烦了，通常得央求半天她才极不情愿地让继家上一次身。她则毫无反应，要么闭了眼装睡，要么就一个劲儿催促：“行啦！行啦！天天拿这个当饭吃，真没出息！”说得继家无地自容。而今孩子大了，两口子也不算年轻了，夫妻之间的生理要求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一到夜里她反而来了精神儿，早早钻进被窝等待，还总是嫌继家结束得太快：“唉，人家还没上劲儿，你却完事了……就这两下子！你也算个男人？真不害臊……”起先继家搞不明白，如此瘦弱的一个女人，精气神儿怎么比大老爷们儿还足？他不在乎，常常重整旗鼓连续作战。夜里完了事儿，白天出车又是装又是卸地一忙活虚汗就下来了，挺壮实的身板儿蜡黄着脸儿直喘。开车的没几个好小子，这个问：“继家，昨晚又交公粮了吧？”那个说：“哥们悠着点儿，别看你五大三粗，干那事比不了嫂子。俗话说精瘦精瘦，见男人没够！”

老实巴交的继家吞不得也恼不得，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他偷偷买了本有关性知识方面的书来读，这一读便懂得了女人也不都是完全一样的女人，性欲强弱只和内分泌有关，与身体胖瘦无关。至于媳妇为什么脾气不好，书本上倒有些解释，说情绪这东西在内分泌失调的情况下，往往不太稳定。这属于生理科学。既然理解了媳妇，无形中继家就等于责怪了自己，如此这般地一科学，他患上惧内的通病自然是在所难免了。

“拿来！”秀荣紧盯着继家神色不定的脸，把手伸了出来。继家赶忙将皮裤递给她。秀荣用手一挡：“谁要你这个！”继家问：“那、那你要什么？”秀荣大声质问道：“少跟我装懵懂，今儿个拉煤挣的钱呢？”两只杏眼瞪得溜儿圆。秀荣是个漂亮女人，生了俩孩子仍不显

老。她要是再有个温柔的性情该多好！这是继家平时妄想的美事。眼下他可不敢胡思乱想，怯懦着说：“我给咱爸爸买了条皮裤，都花了。天儿说冷就要冷，咱爸爸上了年纪……”秀荣一撇嘴：“好哇，难怪你在魏家庄是那么有名的大孝子！可买了皮裤就没钱交集资款了，你想辙去吧！”继家不敢言声了。

为修那条进出村子的公路，村委会从区里争取到了一部分资金，其余的需村里出和发动村民集资。村里规定：办企业的每户要交八百元，养小车的需交六百元，剩下的统统按四百元交。自规定公布之日起，村干部就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得知要修路人人赞不绝口，可一听得掏钱都面露难色，一拖再拖。继家虽然买不起大车，但除了种地也开小四轮儿，该交六百。为交这六百块钱最近秀荣跟老爷子较上劲了，怎么劝都不管用。其实继家这会儿不言声不是因为理亏，秀荣过日子抠儿，估计家里至少已有三四万存款了，区区六百块钱怎么会拿不出？他只是不想让媳妇借引子数落起来没完没了才沉默的。秀荣盯上了老人那个小木柜子。这还了得！小木柜子是爸爸的命根子，若不是为了给奶奶迁坟，平时即便啃窝头蘸盐水儿老爷子也舍不得从里边往外掏一分钱。爸爸老了，重活儿干不了，只能走街串巷捡毛篮卖几个钱，不可能再多往柜子里存了，所以任你是天王老子也休想打他小木柜的主意。继家让亮亮把皮裤给爷爷送到东屋。亮亮不接，说爷爷不在家，中午生气没吃饭就背着筐捡破烂去了。继家一听慌了神，爸爸这么大年纪了，体格又弱，不吃饭怎么行？况且天就要黑了……不行，必须赶紧把老爷子找回来。继家再也顾不上理会媳妇那俊俏的怒目，一步跨出了家门。

天阴冷阴冷的，风刮得正猛，继家干了一天活儿脸上身上的煤灰也没洗，中午又水米未沾牙，此时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一气一急再加上身子本来就虚，搞得他眼前金星乱闪，脚下踉踉跄跄。他进了继业的院子，刚要推门不觉脸上一个劲儿发烧。爸爸跟自己过，当初几乎是他和秀荣抢过来的。爸爸脾气怪，常遭外人挖苦，他怕兄弟岁

数小不能理解长辈的吝啬，万一合不来叫邻居们笑话。况且继业娶了现在的媳妇总觉得委屈，对爸爸硬是拆散他和灵子的如意姻缘耿耿于怀，所以他打定主意要把老人接到自己屋里。当时他把接老人过来伺候的想法和秀荣一商量，秀荣答应得别提多干脆了，兴奋地说：“好啊，养老送终是天经地义的事，快接来吧！”老实厚道的继家哪里知道，媳妇的真正用意是占有老人的小木柜子。

秀荣早就心痒难耐了，她暗中合计着：别看老公公个子不高，一脸受苦受难的皱纹，碌碡都压不出个响屁来，他可是有名的老钱包哇，财迷到把卖破烂儿的角票也捋齐了锁起来的程度。听说他死去的爹还是个财迷疯呢，那小柜子里到底存了多少钱恐怕连天神都不晓得。老二成家了，首先得把老人接过来摸清底细，省得暗地里便宜了别人自己没个数！长期以来那小木柜子锁得越紧，她疑心便越重。有一次趁老人不在屋，她竟抱起小木柜子掂了掂。这一掂不要紧，心说：“嗨，还真够沉！”她晃荡晃荡，里面竟发出“咣当咣当”的撞击声，好像有个什么值钱的古董。她一遍又一遍向继家打探，得到的总是那句模棱两可的回答：“谁知道咱爸爸存了多少钱，反正他这辈子是太不容易了。”时至今日秀荣等不及了，她见老二媳妇三天两头往老人屋里嘘寒问暖，生怕自己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这些内幕继家并不清楚，他只觉得眼下秀荣这一闹，兄弟这道门槛不好进。继家正犯难，门却开了，兄弟媳妇领着孩子刚好出来。

天快黑了，光线昏暗，冬梅一开门猛然见眼前戳着个煤灰脸男人，吓得她“啊”了一声便往后退，再一细看认出是大伯子才稳住了神。继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模样，也顾不得冬梅为什么会一惊一乍的，挠挠头皮问：“老爷子来你这儿了？”冬梅答道：“没来呀，怎么……”继家很难堪：“咳，为了点儿小事生你嫂子的气啦。亮亮说中午饭没吃就出来了……”他们家几代都是单传，到继家这辈在村里已经没有五服以内的当家子了，平时老人从不串门。听说老人中午没吃饭被气得出走了，冬梅也慌了神：“这可得抓紧找，黑灯瞎火磕着